

畢修白譯

娜意米枯倫

畢修仁

鄭憲朱枯倫

左拉小說選集

娜薏 · 米枯倫

畢修勺譯

世界書局印行

左拉小說選集

給妮儂的故事

定價國幣八元

給妮儂的新故事

定價國幣七元

蒲爾上尉

定價國幣七元

娜薏·米枯倫

定價國幣七元

岱蕾斯·賴根

定價國幣七元

瑪德蘭·費拉

定價國幣八元

譯者

畢修勺

發行人

張靜江

出版者

世界書局

發行所

世界書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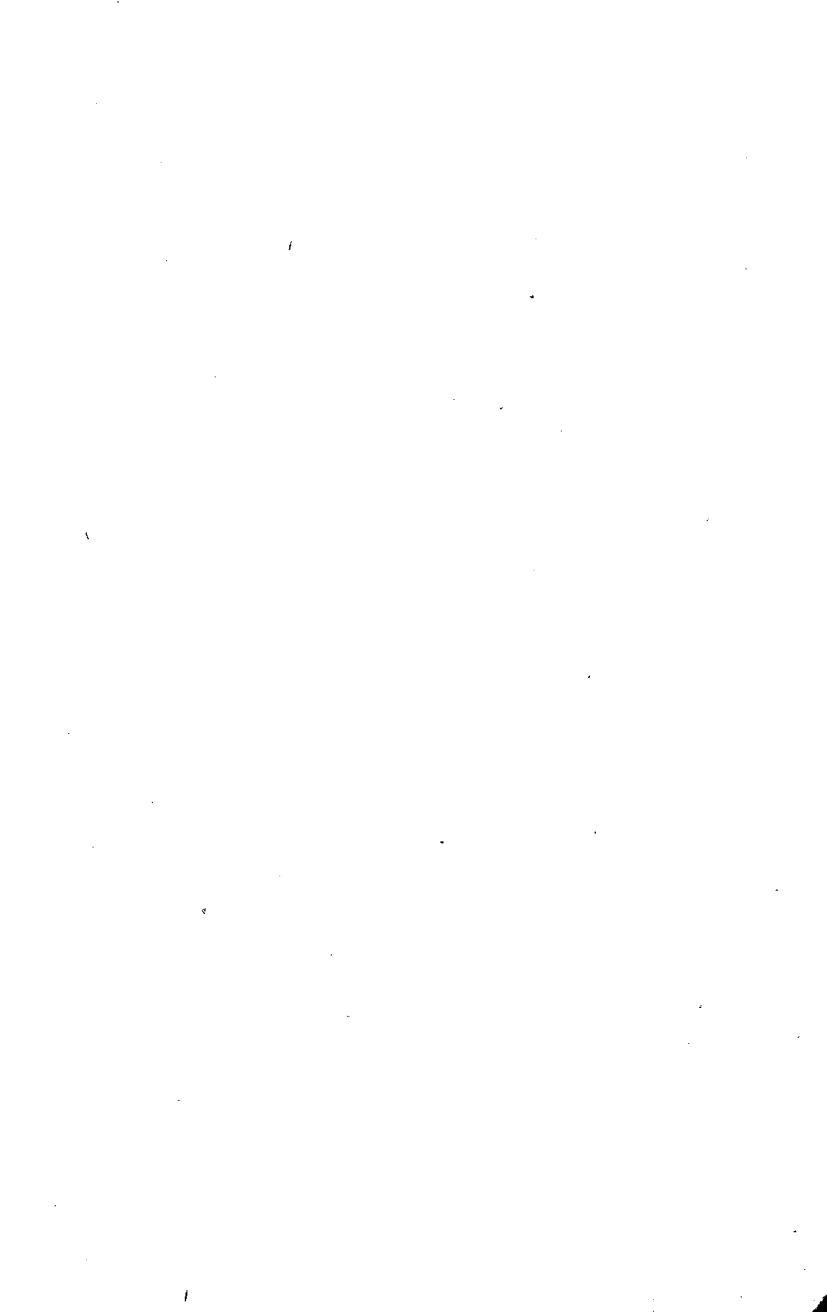
版權所有·不准翻印

中華民國三十七年七月初版

目 錄

娜慧·米枯倫·····	一
南丹·····	五九
南松夫人·····	一一三
卓卜爾先生的貝肉·····	一六九
賈克·戴慕爾·····	二三三

娜
薏
•
米
枯
倫



菓子成熟的節季，一個皮膚棕色黑髮散亂的女孩子，每月到哀克斯的一個律師——羅斯丹先生家裏來，手上費力地提着一大籃杏子或桃子。她留在寬大的進口走廊上，得到通知的全家人都走下樓來迎接她。

『啊！是你，娜惹，』律師說。『你把菓子拿給我們。好，你是一個勇敢的女孩子……而米枯倫老爹呢？他好麼？』

『好，先生，』女孩子回答，露出她的兩排白齒。

於是羅斯丹太太命她進入廚房，問她橄欖樹胡桃樹與葡萄樹的情形。最大的事情是要知道海岸的一角，羅斯丹領有「布朗卡特」產業，且由米枯倫一家耕種的伊斯塔克是否下過雨。那裏其實只有數十株胡桃樹與橄欖樹，然而雨的問題在這乾旱的地方，

還是頂重要的，

『下過幾點，』娜惹說。『葡萄正需要水呢！』

待她報告過消息之後，她就吃一塊麵包和少許剩餘的牛肉；她重新動身，搭着每半月到哀克斯一次的一個屠夫的小車，回到伊斯塔克去。她時常帶來海貨，一隻大海蝦，或一條美的海魚，因為米枯倫老爹下海捕魚的時間，其實是多於從事耕種。她若在暑假期間來，律師的兒子佛雷岱列克便一躍走進廚房，向她報告他的一家人不久就要到「布朗卡特」去避暑，命她準備他的魚網與釣線。他以「你」稱她，因為他很小的時候就與她一起玩耍。自從十二歲以後，爲着表示尊敬，她纔稱他爲「佛雷岱列克先生。」米枯倫老爹每次聽她用「你」與他主人的兒子說話時，總重重地給她一個巴掌。但是這不能阻止這兩個孩子仍是很好的朋友。

『不要忘記修補魚網，』中學生重複說。

『不要怕，佛雷岱列克先生，您儘管來吧，』娜惹回答。

羅斯丹先生很有錢。他以賤價買得中學路上一幢很大的公館。在十七世紀最後數年造成的「高龍」大宅，有着十二窗戶的正面，其中的房間足以容納很多的人口。他們的一家，連兩個老的女僕，都計算在內，僅有五人，所以他們住在這些廣大的房間中，好像遺失在空屋裏一樣，非常寂寞。律師的夫婦只住第一層樓。樓下與第二層，貼出招租，經過十年，找不到房客。所以他決定關閉門戶，把公館的三分之二讓給蜘蛛。空洞與嚮亮的房子，只要進口走廊裏發生些微的聲音，便有大教堂似的反應，這走廊很寬闊，有巨大的樓梯，人們簡直可以在這裏建造一座近代的房屋。

在買到之後的第二日，羅斯丹先生即用一層板壁，把十二公尺長，八公尺寬，由六個窗戶照亮的大客廳，分成兩間。一間作為他的私人辦公室，另一間讓他的書記們使用。第一層另外還有四間大房子，最小的一間也有七公尺長，五公尺寬。羅斯丹太太，佛雷岱列克與兩個老女僕住着像小教堂那麼高的房間。律師，為用餐比較便利起見，只好把原來是女子化裝室的一間，改做廚房；從前，利用樓下廚房的時候，菜盤經過寒濕的走廊與樓

梯，小菜差不多完全冷掉了。最壞的是這過大的房子，只有最簡略的擺設。在辦公室中，一堂綠色的舊傢具襯着荷蘭的烏得勒支絨，中間有一把長的「沙發」，八把帝國式的，由暗色硬木製成的靠手椅；一張也是帝國時代的三腳獨柱的小圓桌，在這廣大的房子中央，簡直像孩子們的玩具一樣；壁爐上面，只有一個近代大理石的醜陋的坐鐘放在兩只花瓶中間，漆着紅色而被擦過的地板，映出粗劣的反光。臥房的器具則更少。人們從這裏可以覺到南方的家庭——就是最富的也一樣——在這太陽的幸福之地，過着野外的生活，對於屋內的安適與奢侈，是採取如何輕蔑的態度。羅斯丹一家，對於這些大房間所引起的憂鬱和死也似的沉寂，以及缺乏傢具所增加的像破產一般的淒涼，一定是沒有什麼感覺的。

然而律師是一個很精明的人。他的父親把哀克斯最好的一個事務所留給他。他努力以稀有的活動，在這懶惰的區域，增加他的主顧。身材小，性好動，生着一副黃鼠狼似的狡猾面孔，他專心於他事務所的職務，他關心自己的財產尤其是佔去他全部的時間，他

連一份報紙都不看，他把稀有的空閒鐘點，都化在俱樂部中。反之，他的夫人則被視為本城聰明而傑出的女子之一。她生於維爾蓬納，這給她以高貴的光圈，雖然她所嫁的丈夫配不上她的門第。但是她顯露那樣過分的嚴肅主義，她以那樣狹隘的固執，實行她的宗教義務，使她在自己所過的拘謹的生活中，簡直像失了生氣的枯木一樣。

至於他們的兒子佛雷岱列克，他在這非常忙碌的父親與這極端嚴肅的母親中間，長大起來。在中學的幾年，他是出名的懶惰學生，他在母親的面前戰慄，可是他那樣厭惡工作，他晚上在客廳中，總是鼻子向着他的書本，精神昏亂地留着幾個小時，而不讀一行文字，他的父母見他如此，都以爲他在認真地做着功課。覺察到他的懶惰而發氣之後，他們終於送他到學校裏去寄宿；他還是一樣的不用功，學校裏的管束比較鬆懈，他覺得很快活，此後再也沒有嚴厲的眼睛時常監視着他了。因他的行為逐漸放縱，他們又懼怕起來，他們終於不再讓他寄宿，重新把他放在自己的戒尺之下。結束修辭級的前後，他被督促得那麼嚴密，他最後也只好用功了：他的母親檢閱他的簿子，強迫他背誦功課，時時跟

在他的後面，簡直像憲兵一樣。靠着這樣的監督，佛雷岱列克考畢業的時候，只有兩次沒有及格。

哀克斯有一著名的法學院，羅斯丹的兒子當然進入這個學校。在這議會的古城中，幾乎只有律師與公證人之類，集合在法院的周圍。先讀他的法律吧，以後如何，再作打算。所以他仍繼續中學時代的生活，儘可能地少用功，不過竭力要使父母相信他仍在努力讀書。羅斯丹太太也無可如何地只好給他以更多的自由。現在他可隨自己的意思出門，只要在吃飯時回家就好了；夜間，除允許他看戲的日子之外，他必須於九點鐘返家。於是他便開始過着外省學生，不把功夫用在課本上的那種非常單調與非常放縱的生活。

必須認識哀克斯與其長滿青草的街道，以及會使全城沉睡的靜寂，纔能了解這裏學生所過的生活的空虛。用功的還有方法在他們的書本上消磨他們的時間；不認真注意功課的人們，則僅有玩牌的咖啡館和有些比玩牌還要壞的場所，作為消遣解悶的出路。我們所說的這位青年是最喜賭博的一人；他把多數黃昏都化在賭博上，剩下的時間

則在到處胡鬧。一種逃學中學生的肉慾，使他投入城內所能供給的幾個妓院，這裏是外省的小城，並沒有佈滿巴黎拉丁區的自由姑娘，待黃昏不夠他消遣的時候，他則偷竊家中的鑰匙，使他可以整夜宿在外邊。以這個樣式，他幸福地度過了研讀法律的幾年。

再則，佛雷岱列克也明白自己應該裝着是孝順的兒子。他逐漸學得屈服於恐懼之下的孩子們的全部虛偽。他的母親現在也宣告滿意了：他領她去參加「彌撒」，保持極其嚴謹的姿態，並以誠實的樣子，安靜地對她敘述她一點也不懷疑的欺騙。他變得那麼靈巧，他永遠不讓他的父母看出他的破綻，他時常找到托詞，預先造好荒唐的故事，作為辯護的證據。他以借自堂表兄弟的金錢，償付賭賬。一次得到一筆意外的進款，他甚至實現他到巴黎去玩一星期的夢想，他設法使一個在杜朗斯河沿岸領有產業的朋友，邀他去遊覽美麗的首都。

總之，佛雷岱列克是一個漂亮的青年，身材高大，面貌端正，長着很濃的黑鬚。他的淫逸特別使他在女子面前，成為可愛的人物，他的和善態度是一般人所引證的。認識他

虛假的人都不免竊笑他；可是，他既有隱藏他一半可疑的行爲的本領，他還不致跟有些粗魯的學生一樣，展示他的放蕩，引起全城的非議。

佛雷岱列克將滿二十一歲了。他不久就要結束他的學業。他的父親還不很老，不願意立刻把他的事務所讓給他，他想推促他去做官。他託巴黎的朋友們替他的兒子運動一個推事的任命。青年不說「不」字；他從來不以公開的樣式反對他的父母；但是他的表面微笑却藏着情願繼續非常適意的遊惰生活的決心。他知道他的父親是富翁，他自己又是獨養子，他爲什麼要做稍微勞苦的事情呢？在等待的時間，他儘可以在熱鬧的場所抽抽雪茄烟，到鄰近的名勝區域去散散步。每日仍暗地裏訪問淫邪的場所，同時他仍裝着和順的態度，有時遵從他母親的命令，迎合他母親的歡心。當淫樂過度，使他的四肢發軟，胃口呆滯的時候，他即回到中學路冰冷的大公館裏，安靜而愉快地休息着。空洞的房間，從天花板上降下的嚴肅厭煩，對他好像有着止痛的清涼。他留在那邊，直到他的康健與食慾完全恢復，重新可以去胡鬧的日子，他儘量裝着使他母親相信他是爲陪她而

不高興出門。總之，只要人家不妨礙他的作樂，他是世上頂好的孩子。

娜惹每年提着她的菓子與她的魚類到羅斯丹的家裏來，而且一年比一年的長大。她恰與佛雷岱列克同一年紀，她比後者只大三個月左右。所以羅斯丹太太每次總說：

『娜惹，你簡直長得像一個大姑娘了！』

娜惹微笑，露出他雪白的牙齒。每次來的時候，佛雷岱列克大概都不在那裏，但是，一日，他研讀法學的最後一年，當他出門的時候，他看見娜惹手裏提着她的籃子，立在進門走廊上，他立刻很詫異地停了步。他已不認得上一節季他在「布朗卡特」曾經見到的身體瘦長而行動搖擺的女子。現在所見的娜惹完全變了，她的棕色頭面，在厚密黑髮的暗蓋下面，非常漂亮；她有強壯的肩膀，圓的身材，露出兩腕的美麗的手臂。在一年之內，她像少年的樹木似的長大了。

『是你！』他的囁嚅聲音說。

『是的，佛雷岱列克先生』她回答，正面注視他，兩隻大眼裏燃着暗火。『我帶來海

膽……您什麼時候來？應該準備魚網麼？」

他仍默察她，好像沒有聽見似的低聲說：

『你很美麗，娜惹……你怎麼長得這樣漂亮了？』

這稱讚使她笑了。等他像從前兩人一起玩耍一樣，用遊戲的態度，拿起她的兩手時，她就嚴肅起來，她突然以「你」稱呼他，她以極低的，有點帶嗔的聲音對他說：

『不，不，不要在這裏……當心！看，你的母親！』

二

十五天以後，羅斯丹一家就到「布朗卡特」去。律師要等法院放假之後纔動身，其實，九月在海邊是更有樂趣。大熱已退完了，夜間有着甜美的涼爽。

伊斯塔克是馬賽郊外頂遠的一個村莊，在關閉海灣的岩石曲拗的深處。「布朗卡特」並不在這村裏。牠矗立在村外的一個懸崖上；從整個的小海灣中，人們可以看見它